



语言学经典文丛



《马氏文通》 读本

吕叔湘 王海棻 编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語言學經典文叢

《馬氏文通》讀本

呂叔湘 王海棻 編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《馬氏文通》讀本 / 呂叔湘, 王海棻編. —上海:

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444-8619-4

I. ①馬… II. ①呂… ②王… III. ①古漢語-語法-研究 IV. ①H14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9)第 003034 號



責任編輯 徐川山

封面設計 陸 弦

《馬氏文通》讀本

呂叔湘 王海棻 編

出版發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

官 網 www.seph.com.cn

地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號

郵 編 200031

印 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

開 本 965×635 1/16 印張 46.75 插頁 4

字 數 675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5444-8619-4/H·0296

定 價 150.00 元

如發現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本社網換 電話: 021-64377165

出版說明

上海教育出版社成立六十年來，出版了許多語言學專著，受到學界的歡迎。為滿足讀者的需要，我們從歷年出版的著作中精選了一批，輯為“語言學經典文叢”。此次出版，我們按照學術著作出版規範的國家標準，對編入文叢的著作進行了體例等方面的調整，還對個別差錯予以改正。其他均保持原貌。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2018年8月

重印《馬氏文通讀本》前言

呂叔湘先生指導編著的《馬氏文通讀本》，1986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後，產生了較大影響。近年來，高校中文系大都開設了《馬氏文通》課程，國內外學者研究《文通》的人越來越多，因而對《讀本》的需求量也日漸增加。上海教育出版社重印《讀本》，將可滿足這種需求。《讀本》編寫工作的策劃者與指導者呂先生於1998年4月9日永遠離開了我們，重印《讀本》，是對先生逝世兩週年的最好紀念。

當年編著《讀本》時，較側重於對《文通》體系的研究、疑滯的疏導、矛盾的揭示以及合理的編排等。對其引例，覺得可能有誤時，進行了核校，而未及對全部用例一一校勘。對此始終深感未安，但又苦於抽不出時間。後來得知，《馬氏文通》專家、鎮江師範專科學校的蔣文野教授在對馬建忠與《馬氏文通》研究取得卓著成績的同時，還對《文通》引例進行了全面核檢，完成了《〈馬氏文通〉用例校勘》，這是繼章錫琛校註《文通》後又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工作。徵得他本人同意，重印《讀本》吸納其校勘成果140餘條。（詳見後附《蔣文野〈馬氏文通〉用例校勘一覽表》）大多隨例改正，個別的寫入註中，標以“蔣文野云”。對蔣氏慨然奉獻校勘成果供重印《讀本》之用，除表感謝之外，就是由衷的欽佩了。

我的老師張清常先生在《讀本》出版後，曾在《中國語文》發表書評，轉錄於此，做為重印《讀本》的代序。

王海萊

1999年4月

今后工作：

1. 把原稿和批注意见通看一遍，重拟一个导言提纲。最重要的一点是分别哪些话放在导言里说，哪些话放在案语里说。提纲拟定之后，不急于改写，等全书编好后再写。提纲的作用在于供写案语时参考，在重编全书的过程中可能再改动——把原定字在案语里的改写在案语里，或相反，把原定字在案语里的改写在导言里。

2. 编订全书，首先要拟订体例并熟悉它。试编一定篇幅，根据遇到好多种情况，对体例作必要的修改。这个试编阶段很重要。如等到编到相当篇幅之后再发现体例必须修改不可，那就很费事了。

3. 逐章逐节编订，遇到要加案语的地方，用小稿纸起草，待审阅完稿后再往大稿纸上记录。因此，正文抄到那里，下面只好留空。次序另页整。

4. 编订出来的本子拟取名为《马氏文通读本》。编订此书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，要有耐性。全部工作完成的时间现在还很难估计，要做了六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以后才能做出较为确实估计。也许至少要二年。即使用三年时间，也还是值得的。这以后，对于《马氏文通》这部书，再没有人比你熟悉好了。

代 序

對於語法研究我雖是外行，卻跟《馬氏文通》有一段因緣。1930 年和 1932 年兩次聽黎錦熙先生講語法課，讀了《國語文法》和《比較文法》。1933 年聽楊樹達先生講語法課，讀了《高等國文法》和《馬氏文通刊誤》。兩位老師都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即已享有盛名的語法學專家，在他們的專著中，尤其是在他們的課堂講授中，都不時批評《馬氏文通》。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要讀《馬氏文通》。當時馬書給我留下四點印象：

一、這本名著讀起來比較困難。編排形式簡單，看起來不怎麼清爽。內容上使人頓開茅塞之處固然很多，可是迷霧矛盾也不少。這也難怪。創業不易，而且作者不幸於此書出版之後第二年逝世，自己來不及修訂加工。

二、作者在《例言》中認為“凡事屬創見者，未可徒託空言，必確有憑證而後能見信於人”。因此這書的引例特別豐富，超過七千條，馬氏是把綉鴛鴦的金針都端給讀者了的。這樣不但啓發後人思考，也有利於別人剪裁加工以成新著。

三、作者盡力歸納出若干項規律，例如由他首先提出的：疑問代詞作賓語，位置放在動詞之前；否定句裏面作賓語的代詞，位置放在動詞之前。說服力強，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四、許多位語法學家的專著，重點往往在於啓發人如何搞語法學，而《馬氏文通》卻帶領我迅速地學會了讀古文。馬氏在《例言》中說，語法學“在泰西名爲葛郎瑪。葛郎瑪者，音原希臘，訓曰字式，猶云學文之程式也”。馬建忠並沒有把他的書叫做《馬氏字式》而命名爲《馬氏文通》。他這本書既講語法，也講修辭；既引導閱讀，也談作文，眼界是很開闊的。他在這部書的《序》《後序》中再三致意，要使國人

“童年能讀書”“讀書而能文”“能及時爲文”迅速掌握文化，這是救國圖強的根本。他著《馬氏文通》，用意在於此。在十九世紀後期我國處於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之際，他能夠踏踏實實寫出這部專著，目的不僅在於首創中國語法學，更重要的是在於他要使人全面系統地掌握語法知識，縮短語文學習的過程，爭取時間去掌握先進科學技術。他這種愛國的精神是很可欽佩的。

我在本世紀三十年代讀到的《馬氏文通》不是戊戌（1898年）木刻本，已是款式稍有改進的甲辰（1904年）商務印書館初版的鉛印本，正文用三號字，例句引書用五號字雙行，排得密密麻麻。馬氏引書有時尚欠嚴謹，多憑記憶，或者翻查類書字書而未核實，以致偶爾疏忽，春秋三傳混用，左氏年份寫錯，史漢互換……再加上錯訛衍攷，引文不全，不便理解，使讀者往往掃興。

1954年，章錫琛《馬氏文通校註》由中華書局出版，面目一新。對於馬氏例句引文的錯誤，匡正甚多，但仍難免稍有疏漏之處，後半部也顯得鬆弛。更可惜的是章氏只校引例，不校本文，致有失誤之處。至於馬氏所舉例證是否恰當，章氏也不表態。校註本有個好處，章氏在附註裏面多次比較馬氏與後來別家的論點，較詳細地引用別家對馬氏語法體系的批評。這對於了解現代語法學史很方便。

1980年《漢語語法叢書》重印《馬氏文通》，列爲第一種。呂叔湘朱德熙兩位先生爲了重印此書，寫了序言，對於馬氏草創之功給予很高的而且公允的評價。這個重印本加了詞語索引。可惜真正使用起來，就會感到索引還是簡略了些。

1986年，呂叔湘先生和王海棻同志合編《馬氏文通讀本》（以下簡稱《讀本》）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，從此《馬氏文通》這部語文專書有了令人滿意的可讀之本，便於翻查檢索之本。

《馬氏文通》從戊戌木刻本、甲辰鉛印本的不便於閱讀、不便於使用，到章錫琛校注本和《漢語語法叢書》重印本的差強人意而仍不免於錯訛與混亂，前後荏苒八十餘年，現在進而能夠達到《讀本》這樣水平，令人方便而且滿意地閱讀和使用它，堪稱是個飛躍。爲了這部《讀本》，呂王二位所投入的時間精力極爲可觀。這有時比自己著書立說所費的力氣還要大得多。這部《讀本》確實是一部與人方便的傳世

之作。

《讀本》編寫，首先是全力整理本書並加上注釋案語等，其次是寫了一篇比較詳細的《導言》。《讀本》有《凡例》九條，介紹編寫的宗旨和做法，不必贅述。我這裏祇是從一個讀者的角度來觀察這部《讀本》。

就整理的工作來說，我看大致有七項。

一是調整原書編排未臻妥帖完善之處，使之結構齊整，順理成章。一個例子是屬於小改的，把原書第六、七卷之間的《自記》改個標題叫做《上册付印題記》，提到本書之前，與《序》《後序》《例言》擺在一起。一個例子是屬於大動的。原書十卷的名目有一些尚可斟酌，十卷的劃分不盡得當，也不舒展。《讀本》把十卷原有的名目加以修整，使之簡捷明快，層次井井有條。把原為卷一的“正名”升為緒論；把“名字”從原卷二裏面抽出，成為卷一，使卷二專論“代字”；把“靜字”從原卷三裏面抽出，成為卷四，使卷三專論“名、代之次”；使原卷四併入卷五，專論“動字”。這兩例，不論是小改，或是大動，效果都很好，而馬氏章氏都沒有考慮得這樣周到。

二是整理原書正文，校正訛奪，並且細分章節，以便檢尋。這項工作是章錫琛校註本所不曾做的。章氏之失，尚不止此。他還把正文強分為正文與說明兩類，正文用五號字體，說明用新五號字體。實際上他對於二者的劃分並沒有什麼明確的標準。試看章氏校註本卷一的界說十，從第八頁到第九頁，字體忽大忽小，徒亂人意。《讀本》則凡是正文（包括正文的開宗明義部分和申述闡明部分）一律使用五號字體；凡是引例的解釋說明緊跟在引例後面的，就與引例一樣用新五號字體。清楚明白。

三是整理原書引例，把引例一一另起列條，編了號碼。這樣，不但便於檢索，而且可以統計出《馬氏文通》共出引例 7 031 條。《讀本》還把引例儘可能分類，在例句中的關鍵字眼下面加着重點或圓圈。

四是全書的符號整齊劃一。章氏校註本對此不甚留意，例如書名號，章氏前半部用〔 〕號，後半部用~~~~號。

五是由於全書細分章節，引例編了號碼，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則便於查找，二則《讀本》有意識地把原書分散的內容聯繫起來。這對於閱

讀和使用《馬氏文通》非常重要。馬氏往往把同一個問題分散在幾處去說，這就是他所謂“前論×××已引證矣”。《讀本》在這種地方都加註，指明參看某章某節。

六是對於《馬氏文通》引例不當，或解說錯誤的，《讀本》斟加案語，而且大多數是前人沒有指出來的。

七是《讀本》編有非常詳細的 999 條的《詞語索引》。《漢語語法叢書》重印本《馬氏文通》雖然也搞了 442 條《索引》，卻太簡略了些，不敷應用。

《馬氏文通》經過上述七項整理，確實是成為可讀之本，便於翻查檢索之本。但是，嚴格說來，這樣做過之後，雖然已經遠遠勝過《馬氏文通》已有的各種版本，卻還欠缺一項，即：引導讀者如何去讀，如何治學。這，更重要。《讀本》為此寫了導言。

《讀本》在進入《馬氏文通》本文之前，先出一篇有三萬餘字、比較詳細的導言，介紹《馬氏文通》的語法體系，並加以評論。這篇導言不但對於初次閱讀此書的讀者十分方便，就是對於研究語法的學者也會有所啟發，他們也能夠從中受到教益。

導言介紹馬氏語法體系，並加以分析評議。介紹寫得扼要而準確，評議中肯，令人折服。每談一個問題，首先講清楚《馬氏文通》是怎麼說的。為了方便今天的讀者，導言指明在八十九年前馬氏使用的字眼和講法，相當於今天漢語語法學界使用的什麼術語和涵義；使讀者得到個清晰的概念，加深理解。有時馬氏概念不清，邏輯混亂，論證不當，自相矛盾，導言就把馬氏書中關於這個問題散見於各處的說法綜合起來，比較分析，整理出頭緒來，替馬氏把意思講清楚。

為了評介馬氏的語法體系，導言公正地看待馬氏艱苦草創的成就。既指出馬氏所受的西方影響，同時也指出馬氏在某些地方還是能夠注意到漢語特點的。對於《馬氏文通》疏漏之處，訛誤之處，矛盾之處，導言予以分析，深究其所以然，提出正確的意見，糾正馬氏的失誤。

下面舉些實例來說明。

《馬氏文通》經常使用“字”。它既指漢字，也指詞。這樣一身而二任，就會妨礙讀者準確地理解文意，馬氏在行文陳述時也可能發生邏

輯上的混亂。導言指出這個問題之後，接着說：

爲什麼馬氏用一個‘字’代表兩個不同的概念？主要是因爲古漢語的詞以單音爲主，基本上是一個字代表一個詞，所以就用一個‘字’字代表兩個概念了。當然，這跟馬氏效法西方語法書，而西方語言沒有字和詞的區別也不無關係。（《讀本》第3頁）

這就把馬氏遣詞欠周密的原因交待清楚了。

導言全面深入評介《馬氏文通》，寫得精彩的地方很多，下面選幾個做例子。

1. 代字。《馬氏文通》論述字類，代字是重點之一。導言從馬氏雜亂的敘述中，找出指示代字與指名代字的區別，就是呂叔湘先生《漢語語法分析問題》中所說的稱代與指別的區分。導言指出《馬氏文通》代字的範圍太寬，把某些副詞、動詞都包括進去了，而且所劃分的各類代字之間的界限不清，舉例也有不恰當的。導言還指出馬氏把“其、所、者”劃歸接讀代字，是模仿西方語言的關係代詞而立說的，這與漢語的實際不符：

馬氏把‘其’‘所’‘者’列入接讀代字，這是不太妥帖的。這裏的‘其’跟指名代字裏的‘其’是一個東西，不應當分開。‘所’和‘者’的作用是使非名詞性的詞語變成名詞性的詞語，它們本身沒有稱代作用，勉強可以算做特種指示代字。把這三個字單立一類，稱爲‘接讀代字’，完全是比附西方語言的語法。（《讀本》第7頁）

導言細緻剖析，既肯定了馬氏建立代字基本局面的成果，又詳細評論其得失，使讀者既弄清楚馬氏的代字體系，又了解古代漢語代詞應該包括哪些內容。

2. 動字。馬氏原書動字占兩卷，分量較重。導言肯定了馬氏對動字分類較細，同時指出馬氏考慮尚欠周密的地方。例如：

分類的邏輯性不强。受動字只是外動字的用法問題，如去掉那些表示被動的語法手段（‘見’‘被’‘爲……所’等），便與外動字無異了。《文通》在外動字節內立自反動字一名，其實也祇是一個用法問題。無屬動字有外動、內動之分，有止詞者爲外動，無止詞者爲內動，不宜與外動、內動並列。（《讀本》第8頁）

導言還指出其他不妥之處，都很中肯。馬氏提出個“動字相承”，說法十分糾纏。導言爲之疏通，進行解釋，使讀者理解到它實際上是講動詞謂語的各種結構，這是馬氏仿效西方語言的動詞不定式而立說，可是馬氏在有些地方又超出了動詞不定式的範圍。

3. 狀字。如果說動字使馬氏難於招架是由於分量太多，那末，狀字使馬氏發愁卻由於分量太少，一些本來應該是狀字的，例如“皆”“盡”“具”“悉”“遍”“都”等全被馬氏送到代字裏面去了。導言一針見血地指出馬氏的狀字之所以產生麻煩主要在兩個方面：（一）馬氏的狀字既指相當於副詞的詞類，又指相當於狀語的句子成份。一身而二任，搞不清楚就鬧出誤會來。（二）馬氏狀字的收字範圍和狀字的職務發生了矛盾。導言這樣一點破，讀者心裏就豁然開朗了。

4. 轉詞。《馬氏文通》原卷一《正名》裏面沒有給轉詞專立一條“界說”，因此導言就祇好綜合馬氏全書六處（見《讀本》第586頁詞語索引）講到轉詞的內容，替馬氏立說。既從形式方面分爲兩大類三種情形，又從所表示的內容加以分析。這樣可以使讀者了解什麼是馬氏的轉詞。同時指出馬氏的轉詞與止詞界限不清：

這種轉詞與止詞的混淆，主要是由於馬氏簡單模仿西方語法：在拉丁語中，祇有告言義動詞可帶兩個受格賓語，而給予義的動詞則祇能帶一個受格賓語、一個與格間接賓語（即馬氏所說的轉詞）。（《讀本》第16頁）

這一點正是馬氏之說不切合漢語實際之處。

5. 表詞。《馬氏文通》祇是在止詞的界說之後順便介紹一下表詞。導言根據馬氏書中18處（見《讀本》第571頁詞語索引）的材料歸納出

表詞有二類九型，並且就表詞的來源，表詞在句中所處的地位也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，提出了兩個問題。其中關於馬氏表詞的產生，分析得深入細緻：

《文通》講漢語語法是參考西方語法的。西方語言的句子一定要有個動詞做謂語的核心。一種是一般動詞，如果是及物動詞，後面可以帶賓語；一種是聯繫性質的動詞，後面一定有表語（主語補足語）。但是古漢語裏不光是動詞可以作謂語，形容詞乃至名詞、代詞等都可以直接作謂語。馬氏對於動詞作謂語，不另立名目，那麼，對於形容詞（以及名詞、代詞等）作謂語，自然也是不另立名目才合乎邏輯。可是漢語的形容詞等既可以直接作謂語，又可以在前面加上有聯繫作用的動詞或副詞，後面這種情況跟西方句式相類似。如果單為這種情況立表詞一名而不包括前一種情況，那也不好，因為兩種句式實質相同，並且往往可以互換。馬氏考慮的結果是立表詞一名兼指二者，而以形容詞為代表，取其靜字與動字相配。表詞的特殊地位就是這樣產生的。（《讀本》第 18 頁）

導言這樣剖析入微，讀者對於馬氏的體系就有了進一步的瞭解。

6. 句讀。《馬氏文通》卷十論句讀可以算是全書中最不容易弄懂的部分。馬氏自稱“支分節解，先綱後目。綱以彖之，目以繫之”。可是馬氏的提綱在邏輯上十分混亂，矛盾很多。導言指明馬氏這些矛盾，另外擬出一個合乎邏輯的新提綱，使讀者能夠比較清楚地了解馬氏論句讀這部分的輪廓和具體內容。然後指出：

《文通》講句讀，犯了術語不夠用，問題說不清的毛病。講句讀，至少要有單句、複句、主句（正句）、從句（副句、偏句），或者再加上母句、子句（名詞子句等），才大致夠用。而《文通》僅僅依靠‘句’和‘讀’這兩個術語，怎麼能不左支右絀，没法把問題說清楚呢？（《讀本》第 29 頁）

最後點出要害說：

馬氏爲了便於讀者了解語句結構，在全書多處引用整段文字，加註詞、次、句、讀。……作者似乎很費了一番氣力，但是讀者卻往往感覺眼花繚亂，綫索不清。很可惜，《文通》的作者沒有看到那時候已經開始有人創用的圖解法。（《讀本》第 30 頁）

上面舉的六個例子只是導言對《馬氏文通》部分問題所作簡介的片段。

導言的篇幅有限而《馬氏文通》可供深入剖析探討的問題很多，呂叔湘先生又指導王海棻同志另外寫了若干篇專題討論，已發表的有《馬氏文通代字章述評》（《中國語文》1981 年第 2 期）、《馬氏文通句讀論述評》（《語言研究》1985 年第 2 期）。

導言最精彩的部分是對《馬氏文通》的評議（《讀本》第 35 至 46 頁）。指出這部書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稱道的優點：廣搜例句，尋求規律，結合修辭。缺點是在立意方面、命篇方面、行文方面都有不少問題。

人們一向紛紛批評《馬氏文通》模仿西方語法，缺少歷史觀點。導言細繹馬氏全書，認爲這些批評每每過甚其辭，故爲之申辯。指出馬氏因襲西方語法之處甚多，但“求其所不同”留意於漢語實際、漢語特點之處卻也不少。另外，仔細觀察，馬氏也還是有一定的歷史觀念的。導言的結束語是：

總之，《馬氏文通》這部書，缺點不少，優點也很多。總觀全書，還是很值得現代的讀者用心一讀的。但是，全書組織貌似整齊，實多膠轕，分疏通貫，有待學人。也許《文通》之所以能吸引研究者，歷久不衰，正在於它的頭緒紛繁，取瑜互見罷？（《讀本》第 38 頁）

這樣實事求是的評議才是比較公允的。

總之，《讀本》對馬氏原作的精心整理，是個示範，指導讀者學到如何做細緻扎實的基礎工作。嚴肅認真，一絲不苟。

《讀本》指導讀者閱讀和使用《馬氏文通》，也就指導了讀者如何發

現問題，分析問題，追根尋源，揭露矛盾，疏通疑滯，解決問題。

《讀本》，尤其是導言部分，不僅是對《馬氏文通》語法體系的介紹與評價，而且涉及漢語語法研究的若干帶普遍性的問題。其中頗有許多精辟的見解，能啓發讀者深思。

《讀本》，尤其是導言部分，對於如何評議語法著作，作出示範。猶如文藝批評能夠推動文藝的發展一樣，語法著作的評論工作，同樣是推動語法研究所不可缺少的。評論工作貴在中肯公允，與人爲善。《讀本》導言的評議部份確實做出了榜樣。

因此我認爲《讀本》是一部既方便讀者，又指導、啓發讀者的傳世之作。我在古稀之年有幸拜讀，確是受益良多。

張清常

1987 年

讀本凡例

一，馬氏文通已有的幾種版本都不便於閱讀，也不便於翻查。我們編這個讀本就是爲彌補這個缺陷，在版式上做些安排，使它成爲「可讀之本」，又編制索引，便於研究者對文通內容進行檢索。

二，本書對原書的分卷分節做了必要的調整，細分章節，用魚尾括號【】表示。在需要增加標題的地方增加了標題。

三，原書引例蟬連不斷，本書每例另起，並順序編號，用括號（）表示。編號每章自爲起訖，在別章引述時加漢字章次，如（七·342）。一節之中引例衆多，可以分類時，利用原有說明或另編語句，加着重點以爲表示。例句中關鍵字加着重點，有第二關鍵字時加圈。

四，原書例句間或有引用不全，不便理解者，本書補引全句。原書例句後附解說用破折號隔開。原書往往在例句與例句之間加用搭頭字眼，本書儘量保留，放在前例之後，個別的放在後例之前。由於例句分行，有時不得不酌改用字。

五，本書用章錫琛氏校注本做底本，校以商務印書館光緒甲辰（1904）本。章氏只校引例，不校本文，不僅訛奪未改，且有新的誤植。本書對原書脫誤儘可能予以改正，一般不出校記。如【0.1】節‘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。——前兩「將」字，解用也，動字也’，‘前兩將字’誤作‘兩前將字’，今改正，不作校記。但也有校而不改的，如【9.8.3】節‘雖有「且」則「承」接連字爲領，而非「寧」「抑」「折轉」諸連字也’，只在附注中說明：‘「雖」疑誤，或爲「惟」字。’

六，原書引例，訛奪甚多，章氏校改都出校記，本書沒有一一移錄。章氏用力甚勤，但仍有多處失校，尤以後半部爲甚。我們發現的都予

以改正，也不出校記。

七，文通引例有不符合上文說明者，又所附解說有不甚允當者，章氏校注本多引諸家糾正的案語，本書擇其可取者轉錄於附注，前加姓氏（楊＝楊樹達：馬氏文通刊誤，陳＝陳承澤：國文法草創，黎＝黎錦熙：比較文法，章＝章錫琛：馬氏文通校注）。本書編者附加申說時，加「今案」二字。此外，編者對於文通引例不當或解說錯誤未經前人指出者也加了案語。

八，章氏校注本的附注中多處對文通的論點和別家的論點做了比較，還引用了各家對文通語法體系的批評，本書沒有轉載，因為這已經超出一本專著的編注範圍，屬於語法學史的內容了。

九，爲了初次閱讀文通的讀者的方便，我們寫了一個比較詳細的導言，介紹文通的語法體系，並酌加評論。